

欲望之船

XU WANG ZHI CHUAN

远山 纯晖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

纯晖 远山 著

欲

望

之

心

用

欲望之船

作者· 远山 纯晖

出版·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

邮编：300020

发行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

印刷·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插页4 印张12.375 字数296000

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4000

ISBN 7-5306-2294-3/I·2044 定价：18.50元



远山

原名欧永山，
1954年出生于福建安溪，原籍莆田市。
曾出版电子专业类专著 100 多万字。1992
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
现为福建省电子工业厅任职，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纯晖

原名吕纯晖，
1956年出生于福建南安。1984年开始发表
文学作品，现为福建省作协《福建文学》
编辑。

28267/3

内容简介

故事发生在东南沿海一座有着走私源头神秘色彩的开放城市。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，人的私欲极度膨胀，使传统道德日渐崩溃，铤而走险的走私贩毒之风愈演愈烈，祸及许多无辜家庭，就连缉私委员会主任方国雄的家庭，也难逃此厄运：方国雄被利诱、胁迫；女婿叶平陷入圈套，身负巨债，又被挟迫贩毒，有家难回，种种遭际导致姐妹成仇、兄弟互殴、父子反目、夫妻决裂、家破人亡，几个家庭的悲剧同时展开……

作品将笔角触深入到各类人物的心灵内部，刻划出方国雄、陈嫣、叶平等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；且在一种悖论式的尴尬中，游刃有余地营造悬念，不紧不慢地展开情节，以一种新的生活场景来突出语言的画面感，给人以阅读的快感。

命运对于我们并无所谓利害，……因为灵魂才是自己的幸与不幸的唯一主宰。

——〔法〕蒙田

海洋是一条康庄大道。船来船去，悲喜各半。

一艘白色的远洋巨轮如时代之鹰，“呜呜”地叫着穿越无垠的波涛，驶抵江城港。成群的鸥鸟翩然而至，盘旋着，戏闹着，倘若醉心于欢乐，骨质里却浸透了盐……

江城，是东南沿海新崛起的商业港口城市，那里有天然避风良港，摩天楼耸入云端，建筑群鳞次栉比，蝶形立交桥上车水马龙，海滨度假村闻名遐迩，阔大无朋的海滩，细砂洁净不沾身。

江城是南国有名的不夜城，霓虹灯闪闪烁烁，广告牌五彩缤纷，卡拉OK厅、歌舞厅遍布城区。长长的“好再来”大街，两旁尽是生猛海鲜、山禽野味馆。间隙处填满了土笋冻、蚝仔煎、烧肉粽、牛肉羹、鱼丸、拌面、锅边糊等风味小吃。

然而，每天到江城的数十万游客，最喜欢光顾的还是那些数不清的弯弯曲曲的胡同。这胡同虽非文化古迹，却是神秘的走私贩私集散地。胡同里密密麻麻地堆放着各式各样的舶来品，大概除了人头、人肉，地球上有的，胡同里都有。有的公开陈列，有的暗地交易。

你只要一进胡同，就有人缠着你悄声问：

“要录音、录像带吗？黄色的。”

“要彩电、录像机吗？进口原装的。”

“要手表吗？”

“要高档时装吗？”

“要换钞票吗？”

“要打炮吗？”

.....

黄昏。海滨大道，富豪海鲜大酒楼前，一个外商模样的人，打着饱嗝走出来。几个妖冶的女人迎上去，“先生，打不打炮？”

男人相中了其中一个漂亮的，淫邪地问：“新鲜不新鲜呀？”

“刚上市的。”那女人忸怩地说。

“什么价吔？”

女人作了个手势，两人讨价还价完了，勾肩搭背而去。

一家外表堂皇的“巴黎时装店”里，几个佯装浏览服装的时髦男女，突然闯进后屋，娇艳的售衣女郎欲拦阻被推开。

“不许动！我们是江城缉私队的。”缉私队员持着手枪、亮出证件。

走私分子乖乖地交出了成堆的金币和整捆的人民币。

这就是五光十色、令人眼花缭乱的江城。

—

凌晨四时许，江城还被黑暗笼罩着。

空寂无人的街道上，一辆武警牌照的轿车亮着大灯驶上中华路，“刷”地停在一幢不起眼的杏黄色小楼前。

车尚未停稳，小楼的主人已开门出来。轿车里有人迎上去，“方主任，请上车。”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”

“有没有异常？”

“据哨位报告，还没有动静。”

“好！上车。”

轿车“呼”地向前急驰。

小楼的主人坐在轿车的后排，他是江城赫赫有名的缉私委员会主任方国雄，年约五十上下，个不高，体不壮，方型的脸庞不怒而成，走起路来，和他处理公务一样有板有眼，干净利索，从不拖泥带水。江城上上下下有不少人认得他，路上相逢，不管是熟悉的陌生人，或给他递上笑容问好，或干脆远远避开。有人夸张他身上能产生“蝴蝶效应”，说只要他打一个喷嚏，就有人跟着伤风、感冒、咳嗽、发烧、倒霉了。

方国雄曾是江城的公安局长。近些年，江城成为海内外闻名的

商业港口城市后，各种非法的走私活动远比杀人强奸犯罪案件多得多，严重得多。十年前起始的手表大走私，这里几乎人人参与，个个暴发；之后的收录机走私热，彩电、录像机走私热，贵重中药材走私热，洋烟走私热，皆源于此地。方国雄所以被从公安局长宝座挪到缉私委员会主任位置的原因，就是他抓走私经验之丰富、方法之奇特，被誉为“神眼”。

方国雄为人正派，从不搞歪门邪道。他有自己做人的信条，不求人，也不愿意被人求。他仿佛生来不是为了享受，只知道斗争，只懂得一点哲学，对立统一，被人斗，也斗别人。他最喜爱的事，是指挥手下的人，从凡是可以窝藏走私物品的地方把东西搜出来。他那双“神眼”可以穿透皮箱、旅行袋、礼品盒，甚至人体的各部位，准确地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携带、藏匿什么违禁物品。过去，他在车站、码头、机场等公共场所捕捉到难以计数的走私犯。如今，方国雄专干大“买卖”，像将军指挥打大战役一样，仅这两年，他采取放血诱敌战术，连打七八个歼灭战，把好几个走私集团打得人仰马翻，心惊胆战。

此刻，轿车里的方国雄，脸板得紧紧的，他的脑海里闪出了几个月前工商局长瘸着腿，鼻青脸肿，满嘴牙血地向他诉苦的情景

一辆日野大货车在狂驰。闪过水稻田、甘蔗林、龙眼林，红砖或花岗岩石建筑的南方村落。

数十名工商人员分乘两辆三轮摩托车和吉普车紧紧追踪。

日野货车逃进了城郊的江东村，急急刹住。

工商人员追进村子，包抄住那部货车。驾驶员却不见了。小张打开货车的后车门，里面全是洋烟，“哇！局长，咱们今天 8888（发发发）了。”

局长拍一下他的肩，“小伙子，快把车开回局里。”

“好。”小张关好后车门，进驾驶室，刚把汽车发动起来，却惊呆了。

上千名村民蜂拥过来，手拿锄头、铁锹，把工商人员围得水泄不通。

工商局长爬到汽车上，厉声喊道：“乡亲们，我们是工商局的，现在正在执行公务，请大家快快散开。谁阻碍执行公务，就是触犯刑律。乡亲们，请赶快散开。”

“不要理睬他！快把他们轰出村子！”有人煽风点火。

村民们开始与工商人员争执、推搡。车厢仓门被打开，一些人抢搬洋烟。

工商局长的制服被扯破了，帽子不翼而飞，鼻子被猛击一拳，血流满面。顷刻间，被挤出人群。

工商人员见势不妙，拔腿就跑。落在后头的小张被人绊了一脚，摔趴在地上，一伙小青年把他抬到港口扔进海里。三轮摩托、吉普车统统掀翻在地……

工商局长的倾诉，激怒了方国雄。他当即率领上百名全副武装的缉私队员，袭击江东村，羁押了那辆走私车，拖回工商局的吉普车和摩托车。

可是，江东村的走私活动不仅没有停止，反而更加猖獗，从少数人走私发展到全村走私，甚至连那里的党支部、村委会，乃至派出所的警察也全搅了进去。

方国雄面对的已不是极少数走私分子。如何才能彻底打掉江东村的走私气焰呢？方国雄数度化装潜入江东村，制定了一个极大胆的“猎鲨战役”计划。

方国雄的轿车迅速驶上了国道，与警车、军用卡车汇合一起，风驰电掣扑向江东村。卡车内有上千名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和缉

私队员。

“猎鲨战役”的序幕在拂晓拉开。

江东村，面临大海，有一片小渔港。原先只是一个祖祖辈辈靠讨小海挑担卖鲃鱼过日子的贫穷小渔村。前几年，一级国道从村边通过，便利的交通和走私的兴起，意外地使它发达起来，几千幢建筑风格别致的雕花石屋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就是最鲜明的标志。

此刻，是黎明前最黑暗时分，村民们睡得正香。而陈家祠堂的灯光却亮着。这座祠堂，是江东村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建筑，虽已现出败迹，但依然威风凛凛地卧在村中央，面前有一片空旷的场地。

祠堂，显然是这里的议事厅。陈老大背着灯光问道：“昨天那几船烟都藏好了吗？”

“按你的吩咐，已经挨家挨户分散收藏。”一个叫老么的人回答道。

“出货的事办得怎么样？”陈老大转问老莫。

老莫说：“今天，至晚明天，大部分货可以出手。”

“你们不可大意。今天我的眼皮跳得厉害，胸口堵闷得慌，弄不好会有什么事，你们要格外小心。”

“是！”老莫、老么话音刚落，对讲机里传出紧急呼叫声：

“陈老大！陈老大！不好了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快讲……”

“警察包围我们村了……”报信的是一个刚到村口摆摊卖猪肉的青年，一发现缉私队伍，就掏出对讲机呼叫。

“有多少人？”

“几百人。不……不止，有几千人。”

陈老大惊魂未定，对讲机呼叫声又起，“陈老大！陈老大！港口

报告。”

“港口怎么样？”

“海面上有很多缉私艇朝我们这里开来。”

陈老大稳一下自己的心神，“嘿嘿”冷笑，“总不至于挨家挨户把江东村几千幢房子都搜遍吧！俗话说‘众怒难犯’。哼！我谅姓方的不敢惹这个麻烦。”

老莫却忧心忡忡，“老大，方国雄这个人很厉害，说不定真这么干，不然他带几千人到江东村干什么？！万一真这么做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陈老大沉吟着，好久才吐出一个字：“忍！”

江东村公路口。武警和缉私队员下了汽车，带着警犬，有规律地分组进村，展开“梳头”、“拉网”式大搜查。

霎时间，家家户户鸡飞狗跳，屋里屋外一片狼藉。女人、孩子和老人缩在角落里，不喊也不叫，不哭也不闹。汉子们则手攥拳头，远远地蹲在边上，闪着异样的目光追踪武警的举动，任由他们从屋里搬走成箱成箱的洋烟，从天花板上抄出整捆整捆的钞票，从炉灶底、水缸底抄走金币或金块，甚至从衣橱里、抽屉里抄走各种金首饰。

陈家祠堂的旷地上，从四面八方缴来的“555”、健牌、万宝路、红双喜、良友、希尔顿等走私洋烟堆积成几座小山。

方国雄走到旷地上，缉私队长上前汇报：“报告方主任，‘猎鲨战役’顺利结束，共没收洋烟三万多箱，黄金5000多两，价值近亿元。”

方国雄凝视一眼战利品，“运回去，上缴国库。”

一车车洋烟被运出江东村。

方国雄临上车前，回头望了一眼江东村，脸上漾出常人难以觉

察的笑意。

方国雄踌躇满志地回到中华路那幢杏黄色小楼，刚刚落座在客厅那张祖传的楠木雕花太师椅上，小女儿方圆从楼上下来，问：“爸，你那么早去哪？饭吃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我去给你热饭。”

“不用了。给我倒杯开水就行。”

“那沏杯茶，配油条？”

“也行。”

方圆给父亲沏了一杯热茶，又端来两根油条。

方国雄如牛吃草地嚼完了油条，一“咕噜”把茶喝光，“啧啧”两下，用手擦了擦嘴巴，然后靠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。

“爸！”方圆叫道。

方国雄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爸！”方圆又叫一声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爸……”方圆嗫嚅着。

“圆圆，怎么了？”方国雄焦急起来。方国雄的妻子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，留给他两个女儿。妻子去世后，他没有再娶，而是把对妻子的思念和爱都倾注在女儿身上，好不容易把女儿拉扯大，如今都已成家。大女儿方玫在税务局工作，丈夫钱明是税务局的科长；小女儿是商业局出纳，丈夫叶平在海天公司当经理。望着愁容满面的方圆，方国雄忽然感到这两年对女儿关心太少了，目光即变得柔和起来。

“爸，是……阿平……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样？”

“从上海打电话来，说……”方圆把话噎在喉咙口，眼圈红了起来，泪水像檐雨淌下来。“货在山东全被没收了。”

“什么货被没收了？”

“香烟。”

“有多少？”

“200 来箱，值 50 多万元。”

“是海天公司的，还是阿平的？”方国雄从未管过女婿的事，不知他究竟做什么买卖。

“是阿平和几个朋友合伙的。阿平占两股……”

方国雄“蹦”地站起来，火冒三丈嚷道：“我抓走私，他竟然搞走私。造孽啊！造孽……”

方玫带着三岁的女儿钱琳回家看外公。

她们母女俩说着笑着，走到门口，便听见方圆的哭声，方玫紧忙进屋，只见父亲背靠太师椅，仰着头，大口出气，方圆低头呜咽。方玫急问：“爸爸，小妹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钱琳紧张地抱着方玫的腿。

方国雄闭上眼睛没有答话。过了会儿，方圆说道：“姐，阿平的货在山东全部被没收了，损失了几十万元。”

方玫大吃一惊。她隐约知道这批货与钱明也有点关系，忙问：“那阿平人呢？”

“还没回来。”方圆又呜咽起来。

小钱琳，像个小孩子走过去，轻轻拍拍方圆的头哄道：“姨姨很乖，别哭了，好孩子是不能哭的。”

方圆抬眼看钱琳那充满童稚的神情，真真是啼笑皆非，忽然一把将钱琳紧紧搂在怀里。

晚上，税务局公寓5楼，钱明的家。这套三室一厅住房的摆设，显示出主人阔得近乎于奢，客厅里置一部33吋松下平面直角彩电和一部声宝录像机及全套皮沙发，卧室里置一部29吋松下平面直角彩电和G33录像机，厨房里是全套不锈钢厨具和东芝冰箱，浴室里两部意大利进口的热水器。

女主人方玫给女儿涮洗完哄上床睡觉了，就坐在厅里的沙发上织毛衣，等待丈夫归来。

方玫心事重重。上午得知妹夫的货被没收后，就到税务局找钱明，不在；又打了几个电话，还是没找到，她急得直想跳脚。

记得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，叶平来找钱明，两人关在屋里咕噜了好久。过几天，她下班回家，遇见叶平拎着密码箱，急匆匆离开她家。后来问圆圆，圆圆也说不知道叶平出门去哪儿了。

方玫最近对钱明很有些懊恼。钱明和她刚结婚的那阵子多么爱她，陪她逛商店，逛公园，巴不得朝朝暮暮和她呆在一起。这两年，钱明变得做什么事总匆匆忙忙，就是做爱，也像泡“快熟面”，五分钟不到就呼呼大睡了。凭着女人的直觉，她倒不怀疑钱明有外遇。钱明经常早出晚归，而且十有八九是醉醺醺地倒床就睡。这使方玫腻烦透顶。不过，也有让方玫快慰的地方，钱明总是过几天就很潇洒地掏出一叠钞票给方玫买衣服，买首饰，还开玩笑说是青春

补偿费，方玫也就不好过多干涉。

这时，已过零点，方玫困得直打呵欠，她终于忍不住骂了声：“天杀的，钱明你小子太不像话了，这么晚了还不回来……”

“你骂什么，我不是回来了。”只见钱明推门进来，空气里即刻弥漫着浓郁的酒味。“玫玫，你怎么还不睡觉。”

“还睡觉？急都急死了。你到哪里去杀猪杀得这么晚，全身都是尿臊味。”

钱明自知理亏，不敢作声，小心陪坐到一边。

方玫起身给丈夫打洗脸水。

钱明待方玫数落完了，才问：“你刚才火爆爆的说有什么急事？”

“阿平的香烟在山东全被没收了！”

钱明的酒意全消，“什么时候被没收的？你怎么知道？阿平人呢？”

方玫把情况简略说了，又问，“阿明，阿平的这宗买卖你有没有参与？”

钱明闷头不吭声，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。

方玫见丈夫不愿谈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先就寝了。

傍晚，一个打扮入时，美丽又干练的年轻女子敲响方家门铃。方国雄开门，略一惊，把她请进书房。

方国雄给年轻女子沏了杯茶，坐在她对面那张硬木靠背椅上，似有居高临下的意味，这是方国雄的习惯。他与人谈话，很注意角度。

方国雄啜了一口茶，瞧一下那女子递给的名片，“陈总经理，今天来……”

这个叫陈嫣的年轻女子瞟了一眼装茶叶的竹盒子，却巧妙地

拐了话题，“方主任，这茶好喝吗？”

“好喝。刚才问你……”方国雄显然有些不耐烦，可是他的话还没完，又被陈嫣打断了。

“方主任，您知道您喝的是什么茶吗？”

“大概是乌龙茶吧，也可能是铁观音……”

“方主任，您有没有听说过武夷‘大红袍’呀？”陈嫣坚决地拐弯到底：“你刚才喝的茶就是武夷‘大红袍’。”

“难怪味道不一样。”方国雄其实对茶道半窍不通，随口附和着，他不愿意在陈嫣面前显得孤陋寡闻。他从一见陈嫣的面起就没敢半点轻视，“这茶……”

“这茶以前连部长省长都喝不到，现在开放搞活啦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我听说您烟酒不沾，就托叶平送点好茶，表表心意。”

听了陈嫣的话，方国雄顿感嘴里含了破了皮的蛇胆汁，又腥又苦，又咸又涩，他暗吸一口气，“陈小姐，你很工于心计……你一定有事要我帮忙，说吧，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。”

陈嫣单刀直入地说，“想请您对江东村手下留情，放他们一马。”

“这么说，陈小姐是江东村走私的穴头？”

“不不！”陈嫣连忙摆手笑道，“方主任，我要是穴头，岂不是自投罗网来了？我主要是欠了一份人情，俗话说受人恩惠，代人消灾。刚好叶平也欠我一份人情，就一报还一报地来请您高抬贵手了。”

“可是，当说客不容易呀！陈小姐，何不让他们自己直接和我谈？”方国雄尽量地把打结的眉头放松些，他现在还不想得罪这位万福公司的女总经理。万福公司是个跨国公司，总部巨力财团设在境外，境内如深圳、上海、广州、福建就设了8个子公司。江城的万福公司又是其中最有一个影响的。国家搞开放改革，引进外资，赚取利税，消化劳动力，已摆在一般行为的前端。万福公司是江城最